

东山魁夷の世界

东山魁夷

河北教育出版社
花山文艺出版社

竺家荣 译

京洛四季——美之旅

东山魁夷的世界

京洛四季

——美之旅



花山文艺出版社

河北教育出版社

冀图登字 03-99-03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京洛四季:美之旅/(日)东山魁夷著;竺家荣译.—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2001

(东山魁夷的世界;5)

ISBN 7-80673-040-0

I.京... II.①东... ②竺... III.散文—作品集—日本—
现代 IV.I3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42583号

主 编 唐月梅
副 主 编 许金龙
策 划 王亚民 张彦魁
责任编辑 张国岚 张子康 杨怀武 刘 峥
责任校对 齐 欣
装帧设计 郑子杰 安 涛

东山魁夷的世界

京洛四季

——美之旅

〔日本〕东山魁夷 著
竺家荣 译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8号 邮编:050071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邮编:050061

制 作 北京颂雅风文化艺术中心
制 版 时尚兴裕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深圳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 × 1194mm 1/32
印 张 7.5印张
版 次 2001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01年1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ISBN 7-80673-040-0/I·017
定 价 28元

东山魁夷的世界(代序)

东山魁夷的世界(代序)

在金秋一个天晴日朗的日子里，国岚同志来访，约我主编一套东山魁夷诗文全集并配画。真让我高兴，因为我刚刚拿到近日面世的拙译东山魁夷著《与风景对话》的样书，现在又一次有机会与东山魁夷邂逅，又一次承受东山澄夫人的恩泽，有机会抚触东山先生的整个诗文世界和绘画世界，我不由心潮澎湃。

多年前，我第一次选译东山魁夷的随笔和参阅他的诗画，就被他的文、他的诗、他的画之美所魂牵梦萦，完全陶醉于他的艺术世界。那时候，从他的文集中，我每读一篇文章、一首诗句，都感受到内里蕴涵着一种无穷的魅力，深深地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译毕，便以《美的情愫》作为中译本的书名，与读者见面。

也许有了这份书缘，有一年作为访问学者旅日期间，我有幸再次会见了这位日本伟大的画家和随笔家。与国岚同志倾谈的时候，当时东山先生和我们在千叶县市川市会面的情景又像过电影似地一一浮现在我眼前。当时我们一踏进中山东山宅邸的门槛，迎面的是东山夫人的亲切笑脸和撒满庭院小径的鲜艳玫瑰花瓣。听东山夫人说，这是东山先生为欢迎亲密友人而特意精心设计的。从这一时刻开始，我就已经沉湎在欢乐之中。

穿过林阴掩映下的清幽的日本式庭院，跳入我眼帘的是立在客厅门前的东山先生慈祥的面影。先生将我们迎进客厅，让我们在朝窗的位置落座，我面对庭院的落地窗，窗外茫茫的绿，映着背窗而坐的东山佛爷似的豁达的脸，我立即浮现这样的念头：这不正映现出这位巨匠的明净心境吗？

我们是第二次见面，又有了多年文字之交，话匣一打开就收不住了。从他的温和的谈话中，我仿佛更贴近他那颗在书画卷中探索日本美、东方美的深邃的心。东山是风景画家，先志向日本画，后来他留学德国，历访欧洲，对西方文化艺术抱有浓厚的兴趣。他在最富西方色彩的地方开始北欧风景画的艺术创作。他虽身居西方，却心怀故国，正是这种对西方的憧憬和对故国的乡愁，形成了他的文学艺术的东方传统的现代精神。我们从他的北欧风景画，或日本和中国的风景画中，不是可以发现这种艺术的精神吗？不是从他的相关随笔中也可以听到他这种声音的回响吗？他说过：他的美术是不断地以西方文化的刺激为纬线，以日本传统文化性格以及对其眷恋为经线编织出来的。

在与我的谈话中，他也说：他是“先倾斜一方，然后再取得平衡”，是“通过西方来眺望东方经过了这样一个迂回”的。我心想：他从西方凝视日本的美、东方的美，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日本和东方的民族艺术的特质，增加对日本民族传统的认识和自信。所以，他的求美之心，是建立在对乡土炽烈的爱和对西方的亲和感情的基础上的。我们从他的画文中，可以深

深深地感受到，他在选择汲取西方艺术精华的时候，首先强调的是明确地把握住日本，将艺术的根，植于日本的土壤上。

在他的一些艺术随笔里，常常可以读到类似这样的话语：

我成长在东西方的结合点上，对异国的憧憬和对故乡的依恋，就是我的宿命。

濑户内海的这片土地、山和海……传递着生命的根本。它对我来说，不仅是一种拯救，而且直到后来还深深地隐藏在我的内心深处，成为我精神上的指引因素之一。

正是有了这种“生命的根本”和“精神上的指引因素”，东山始终抱着一颗炽烈的日本心，对自然和人生进行东方式的思考，才能保证他汲取西洋画的技法而不失东方的艺术精神和日本画的特质。作为日本风景画家，他首先感受到自然是有精灵的，是有生命的。他作画都是紧紧把握住自然生命的律动，获得心灵的感知，使自己的心灵与自然的心灵相通，并将对自然的感动作为其创作的感情基础，从而发现美的存在。我思索着：东山是这样，所有有成就的日本画家和作家也是这样，他们不都是在东方传统的精神性与西方现代艺术的世界性的接合点上创造了自己的辉煌吗？

所以，东山在艺术随笔中非常强调画家要重视净化自己的心灵，然后去感受日本风景所拥有的微妙的神韵，然后才能与风

景相呼应，与自然心灵相交融。他在《与风景对话》中曾写道：

由于我深深地深深地将自身沉浸在自然之中，因此才能看到自然微妙的心灵，也就是我自己的心灵。

在我所邂逅的风景中，我仿佛听见同我的心相连的大自然气息，大自然的搏动。

当时我与东山魁夷先生还探讨过这个问题，那就是这种东方式的自然观，完全是基于对人生的东方式思考。东山先生在随笔中经常强调美是存在“无我”之中，只有“无我”才能听见发自自身之外的真实的声音，才能采取与这种真实的声音相吻合的行动。他在一篇随笔中曾写过：“如果大自然和自己之间介入了什么东西，不论这种东西有多好，结果似乎都会削弱对大自然的把握。”他在另一篇随笔中还谈了这样一个体会：“战争正在激烈地进行的时候，我获得了风景打开我心灵的眼睛的体验。在不能不悟到生命之火不久即逝的状态下，大自然的风景以其充实的生命力映现在我的眼帘里。”我觉得这种舍弃自我和把万物都看成是“虚空”的自然观和人生观，与川端康成的“一切艺术的奥秘，就在这只‘临终的眼’里”这句话的意思是相通的。

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我们谈到日本文化两面性格的时候，东山先生给我讲过他的“东山魁夷”这个名字的含义。他



东山魁夷的世界(代序)

说：“‘东山’有一种柔和的感觉，而‘魁夷’则全然不同。在美术学校毕业时，由于我太稚气，就起了这个雅号。不过，我觉得这个名字出乎意外地还表现了日本文化所具有的两面性。”他在随笔中，反复强调了“日本风景画兼有多彩与淡泊、华丽与幽玄这种截然相反的性格。可以说，在细腻而美妙深邃这一点上，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

因此，东山魁夷心中的日本风景，一面是多姿多彩，一面是看似统一，风景的面貌是无穷无尽，风景的色彩又是千变万化的。在普通人看来，世界上的海色都是一样的，但在东山的眼里，欧洲海色与日本海色就截然不同。他觉得日本的海不是湛蓝，而是群青和绿青的颜色。即使如此，他作画的时候，又巧妙地运用日本人对这种色彩感的两面性。他为新宫殿作壁画《黎明潮涌》和为唐招提寺作隔扇壁画《山云·涛声》时，同样用了相同的群青和绿青，但表现手法却很不相同。《黎明潮涌》的海是采用相当粗糙的群青、绿青的粉末颜料，混合制成浓彩的画面；《山云·涛声》的海则是选择了精细的群青、绿青，因而没有《黎明潮涌》的海那种鲜艳，色调是呈素雅的，展现了日本大自然所具有的一个方面的色彩——幽玄的景趣。也就是说，在同一色相中表现了微妙的变化，具有“多彩与淡泊，华丽与幽玄”的截然相反的两面性格。

我选编完这套“东山魁夷的世界”的诗文与插画，深切地体味到不仅在他的绘画和艺术随笔中，也可以从他的游记里，无论是从他的德国、奥地利、北欧的游记，或日本本土和中国

的纪行文字中，东山这种文化感觉已经成为东山的一种潜在意识，一种自觉了。正是这种对传统文化的透彻理解与亲和感情，在东山魁夷心中扎下了根，才能成为东山魁夷文学之美的支柱，东山魁夷绘画之美的根基。

我国散文大家刘白羽先生为拙译《美的情愫》写了一篇美文作为序，对东山魁夷的文与画作了精辟的剖析，文中有这样一句话：“不能说这些散文是画的解说，那样就降低了东山文学的独立价值，尽管一者用画，一者用文来表现，我以为都是东山从自己攀达到的高峰之上谱写出的心灵自白。”的确，在东山魁夷的文与画里凝聚了东山全部的爱与美。

冬天到来之前，树木燃烧起全部的生命力，将群山尽染，一片红彤彤……

当我翻译这句话时，我的心灵更加震动了。东山用燃烧起来的自己的全部生命力，倾注在东山的画彩和文墨中，把我，恐怕也会把读者带到美的意境，带到东山魁夷至真、至善、至美的世界。

唐月梅

2000年1月9日写于美国加州弗利蒙

目录

新生 · 1
初绘插图 · 13
青春画卷 · 17
心灵故乡 · 20
高雅的芭蕾舞 · 22
新大桥 · 24
喷涌如泉的日本美 · 25
黑暗灵魂的告白 · 28
东方古典的岸边 · 31
山水双幅 · 32
梅花与游禽图隔扇绘 · 33
三国岭 · 34
西本愿寺三十六人家集 · 35
三十六人家集 · 37
果树园 · 40
罗拉希尔港 · 41
有岛武郎旅欧画帖 · 43
我与村庄 · 44
波斯의 纤细画 · 45
布拉克的肌理 · 47
思考于歧路 · 50
风景美属于谁 · 52
我的座右铭 · 55
静观万物皆自得 · 57
老妇的肖像 · 59
朝凉 · 60
唐女人俑 · 61

孔雀笔随想	· 63
旅途	· 66
饭店的餐厅一瞥	· 69
遥远的京都	· 71
泥偶鸡	· 74
坂本繁二郎先生	· 76
不朽	· 80
俄罗斯圣像画《大天使米哈依尔》	· 83
喜好清洁	· 85
文艺复兴的瑰宝	· 86
我喜爱的歌	· 89
井上靖先生和我	· 92
手持石榴的女神像	· 95
玫瑰云下的黄色菖蒲	· 97
一个美丽国度的故事	· 98
德岛见闻	· 101
风景中信步	· 103
孤独的房客	· 105
基督复活	· 108
圣夜	· 110
雪景十选	· 111
歌唱的男人	· 120
清湘老人山水画册	· 121
威森布尔克氏印象	· 123
与弗里德里希邂逅	· 127
《日月四季图》创作笔记	· 144
谨作《黎明潮涌》	· 151
京洛四季	· 157
后记	· 222

新 生

那片幽暗的沼泽常常出现在我回忆中。沼泽在森林的深处，黑魆魆的水面死一般沉寂。森林里常年雾霭弥漫，神秘莫测。厚厚的落叶散发着湿气。

我为了寻求什么造访这森林深处古老的沼泽呢？我从这沼泽边游离已有六十年之久了，然而我闻着潮湿的落叶，却是那么亲切，这沼泽似乎离我并不遥远，或许我就像迷路的人似的，一直在绕着沼泽转圈吧。

我觉得精神的成长轨迹与树木的年轮十分相像。外观上虽然历经沧桑，枝繁叶茂，而树干里面的年轮，那环绕核心形成的一圈圈精密的同心圆，与其说是成长的轨迹，更像是在向核心压缩，向着那幽暗的沼泽压缩。

幼时的记忆为何如此黯淡，我想是缘于我一直生存在被封闭的狭窄世界里。人人都是在黑暗中获得最初的生命。来到光明的世界后，人的精神也经历了由黑暗到微明的逐渐觉醒，通过与外界的接触，拓展自己的世界的自然过程。但是，我觉得自己直到幼年期结束，都一直封闭在坚固的硬壳里。

幼年时我住在常年不见光照的昏暗房间里。其实，那时家里本来很昏暗，但是更黑暗的是在这个舞台上演出的人生之剧。可怕的是，甚至还在母亲肚子里时我仿佛就感觉到了这一

切。记得母亲对我说过，她曾经想过要去卧轨，由于可怜在腹中蠕动的我，才放弃了这个念头。母亲偶尔说起这件事，并没有特别悲伤的神色，我也是一副若无其事的面孔，似乎老早以前就知道了似的。

我经常半夜哭闹。那时我才两岁。总是哭着跟母亲撒娇说：“背背，我要去储藏室。”母亲只好背着我到储藏室去。那时我家住在横滨的海岸大街，后院有好几个储藏室。半夜三更时那里阴森森的，不可思议的是我一到那里就甜甜地入睡了。

母亲背着我到房间里，怕把我弄醒，就背着我躺在床上，先将一只胳膊从袖子里抽出来，再轻轻抽另一只胳膊时，我会突然抓住母亲的胳膊，又哭闹起来。

为了让我入睡，母亲把画了动物的画儿夹在抽屉上，背着我节奏地反复念叨着：“狗汪汪，猫喵喵，金鱼和乌龟，牛哞哞……”这个方法很有效。对母亲来说，比起寒冷的天气里到储藏室去要舒服一些，但是由于困倦母亲有时会说错顺序，于是，似乎已经睡着的我，会在她背上突然折腾起来。

“不对！”我大声叫道。

母亲忧郁而单调的节奏，在寂静的夜里就像在念经，我被引入了和可爱的动物们一起玩耍的梦幻之国，可是顺序一颠倒，仿佛所有的一切都被毁坏了一样，我便焦躁不安起来。母亲没有办法，只好又从头说起。

就这样，我夜间哭闹的毛病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父母为



此非常头疼。

听川崎大师说针灸可以治疗夜间哭闹，父母打算带我去试试，到了去看病的那天，我表现得异常听话，父母又心软了。父亲把我抱到膝上，柔声对我说：

“乖孩子，以后夜里别再哭了，好不好？爸爸和妈妈真是没办法呀。”

我把头一摇，当即答道：“不，就哭！”最终父母也没忍心带我去扎针灸。

横滨海岸大街的家位于S商会的地面，S商会不是水运商就是船具商，反正是与轮船关系密切的公司。父亲受到特殊的关照，是由于祖父的关系。职员们对我很好，常带我去冰激淋店，让我挑选喜欢吃的冰激淋买给我，见我香甜地吃着冰激淋，他们自己刚要吃，我却突然嚷道：

“不许吃！那是带给妈妈吃的。”

他们都是很善良的人，送我回家后，经常听见他们笑着对我母亲说：

“阿新可真厉害呀。说要带回家给妈妈吃，不让我吃呢。”

后来我家从海岸大街搬到了野毛。家门口水泥路上有个储水池，平时都盖着木盖子。不知怎么搞的，一天那盖子打开了，附近的一个叫阿古里的孩子掉了进去。其实也就齐胸深的水，那孩子大声哭起来，妈妈赶紧从家里跑出来，把他拽了上来。见母亲抱着别人家的孩子，我生气了，喊叫着：

“不许抱他！不许抱他！”并使劲将手里装米花糖的瓶子扔过去，正打在玄关的格子门上，五颜六色的米花糖撒了一地。

这还是从横滨搬到神户之前的事，那时我大概二、三岁吧。我好长时间都以为，夕阳斜映在格子门上，米花糖撒了满地的印象是我自己的记忆。其实很可能是母亲后来告诉我，而印在我脑子里的影像。幼时的记忆就像在朦胧粗糙的素描上面，一遍又一遍涂抹了颜色，成了一幅经过涂改的绘画。不知还能否窥见原始的图形。不过，这些事件似乎某种程度反映了我的内心真实。

祖母经常对母亲说：

“这孩子心眼真坏。东山（我父亲）像个女孩子似的那么老实，也不知道这孩子到底像谁。”

“大概是像我吧。”母亲只好这么回答。

除了母亲外我谁也不亲近，从没有跟祖母撒过一次娇。祖母不喜欢整天只缠着母亲的我。我觉得祖母染成黑色的牙齿很不洁净，因而厌恶祖母。

我在这里必须讲讲父母的事。尽管对我而言并不是愉快的回忆。

从父母不忍心带我去扎针灸可以看出，他们都是溺爱孩子、性格温和的人。我父亲移居神户后，在镇上经营一个不大的船具店，虽说在他晚年时生意不太好，但和周围的人们相处

得很融洽。对于父亲的一生，我虽不如其他人了解得多，至少可以肯定父亲是个很有人格魅力的人。他为人善良，重情义，丝毫不会理智的计算，所以不适合从商。在日本日益倾斜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代潮流中，小小的船具店被挤垮也是必然的。不过，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的生活还是不错的。

在横滨时家里有包车，出入都乘坐印有家徽的人力车，可见家境是相当宽裕了。平沼亮氏年轻时曾是父亲最亲密的玩友，有许多照片和信笺可以作证。父亲是生在筑地、长在品川的江户哥，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公子哥。

祖父在维新时从濑户内海的柜石岛来到江户，经营船员客店。并得到一本武扬的知遇，于明治盛世积蓄了财产。这个岛是散在于冈山县下津井和四国的坂出之间的盐饱诸岛中最小的岛屿。我的祖先几百年来就生活在这个岛上。站在岛屿的高处远望，比湖水还平静的海面风光秀丽，然而岛屿四周冲刷着汹涌的浪潮。盐饱诸岛早在平安时代就是实力强劲的水军根据地，岛上的人们成了威胁朝鲜、中国沿海的倭寇，直到幕府末期咸临号渡洋作战为止，大海成为他们活跃的舞台，他们曾在历史上多次登场。

祖父来到江户后与祖母结了婚。祖父是独生子，祖母从小娇生惯养，十五岁就去吉原游玩。南品川祖父家的属地，现在离海很远，但在那时，从家里后门出来，坐上船，就到达吉原了。就这样，祖父积攒的财产被挥霍一空，祖父死后，靠其余荫，还支撑了一段时间门面，但最终还是不得不从横滨举家迁

到了人生地不熟的神户。

我出生的时候正是父亲横滨时代的末期，来神户后不久，我和父亲、哥哥三人照的照片里还穿着洋气十足的服装。父亲晚年虽然破了产，但一直到去世都很讲究体面，不仅是衣着，就连身上的小饰物都非常奢侈。尽管已是债台高筑，父亲仍然厌恶吝啬，以致不明真相的人还来向他借钱，他只好苦笑。

前面写到我幼年时代的记忆很暗淡，因为我在小小的年纪，就过早地知道了人的所谓“业”。

母亲和父亲完全相反，是个质朴、坚韧而贤惠的人。她生于丰桥的一个世代制造火捻的家庭。现在大概很少有人知道什么是火捻了。就是将其引燃打火石和打火铁碰撞时迸出的火花，留做火种的东西，是用一麻秆、茅草花或宽叶香蒲穗做成的。

在没有火柴的年代，这是日常不可缺少的东西，所以生意兴隆，家业昌盛。火柴普及后，母亲的父亲很顽固，仍旧继续经营火捻，最终破了产。母亲去了横滨的亲戚家帮工，补贴家用。

出身、性格都截然不同的父母的结合真是不可思议，这里面情况很复杂，不加以说明，很难弄明白，不过这里我还是不写了。

母亲总是用充满悲哀的目光温柔地注视着我，在我幼小的心里也不能不感觉到。我出奇的敏感，夜里哭闹恐怕就是还在